

名家讲堂

越规矩的散文越无趣



刘江滨，中国作协会员，河北省作协第七届副主席，曾任《燕赵都市报》总编辑。著有散文集《当梨子挂满山崖》《大地烟雨》《地上的云朵》《如草在野》、评论集《且听穿林打叶声》等多部，参撰《中国当代散文大系》《中国散文精品分类鉴赏辞典》等著作，曾获河北省文艺振兴奖、中国报人散文奖、冰心散文奖等奖项。作品被国内数十部文集选入，其中《桃之夭夭》被收入《新中国70年文学丛书·散文卷》，《男人孟轲》被收入人教版语文教材、新课标语文读本。

□刘江滨

曾经给一个省级散文奖当评委，看了许多入选作品，其中有一篇散文给我的印象极深，那就是太像“散文”了，可谓典型的散文范式：才气、感情、思想，一样都不缺，但读起来却让人昏昏欲睡。仔细一琢磨，有些明白了，其才气，体现为文字华丽；其感情，是大众的体验；其思想，是别人现成的。这样的散文，中规中矩、刻板教条，虽说老实厚道，但如何能吸引人、打动人？像吃人家嚼过的馍馍，还有啥滋味？

散文的范式

一位小说家说，马尔克斯《百年孤独》的经典句式“多少年之后……”在中国泛滥成灾，以至于他一看到这个句式出现，就不免生厌。实际上，小说进行模仿或者写作风格相近，大体还可以形成流派，但散文不行。散文篇幅大多不长，一模仿，啥都没有了。初学者尚可，想真正成为大家，门儿都没有。老子说：“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斯恶已……”

一次我给《散文选刊》主编葛一敏发短信，说现在的散文太有散文的腔调了，写出来都范文式的，不是装腔作势，就是千人一腔。散文，能不能写得别太像散文了？闲下来总结一番，散文的范式有如下几种：一，先写生活、写人，最后拔高升华；二，美词丽句浓得化不开；三，写爹娘亲情，打“催泪瓦斯”；四，写知识小品；五，文化散文、游记加掉书袋……这些散文家的作品影响极大，以致许多人潜意识中将其作为散文的主集绳墨，认为散文就应该这个样子。鲁迅、周作人、钱钟书、张爱玲等人的散文影响也大，但形不成范式，为什么？太高，够不着，学不成，学不来。

散文有范式吗？有，应该有范式吗？不应该有。鲁迅早就说过：“散文的体裁，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。”铁凝也曾说过：“散文河里没规矩。”你不敢“随便”，你要给散文定“规矩”，那散文就死翘翘了。啥叫散文？在古代非韵文即散文，序、跋、笔记、碑记、书信、日记、游记、演讲等等，都可归为散文。区别于小说、戏剧、诗歌的现代“散文”概念，是“五四”之后才有的。苏联文学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的一本书《散文理论》，说是谈散文，打开一看，小说也包括在内，看来俄语的“散文”跟中国古代的散文概念一样。上世纪90年代，史铁生的《我与地坛》在《上海文学》发表，当时并没有标明体裁，结果，小说刊物当小说转载，散文刊物当散文转载。一位评论家评价说，不管《我与地坛》是小说还是散文，这一年的文坛有这一篇作品就足够了。你看，文学体裁的边界被模糊了，被消解了，读着好就行，管它是什么体；或者说，体裁真的那么重要吗？退一步想，如果刊物的编辑觉得这篇不太像小说，让史铁生再按小说的要求改改；或者不太像散文，按散文的要求再改改，《我与地坛》也许是规范了，但也可能就因此被扼杀了。梁简文帝说过：“立身先须谨重，文章且须放荡。”循规蹈矩，中规中矩，没有胆识，没有创新，只能炮制看似美丽的垃圾，既如此不如不写，还可给文学环保事业做点贡献。

“散文家”的拘囿

我们给文学规定各种体裁，给作家戴上不同的帽子，其实只是为了方便，你要是过于较真就有些无趣了。如果你被人称作散文家，那可能有些不妙了，说明你很纯粹、

很单薄，可能不会写别的。世界上有单纯的散文家吗？当今文坛一些优秀的散文作品，不少都是出自小说家、诗人、学者甚至是画家之手，庶几已成共识。他们给散文掺入了“杂质”，掺入了各种艺术元素，却使得散文内容更加丰富、艺术更加完美、生命力更加强健。文学没有边界，没有鸿沟，没有谁可以规定散文只能由“散文家”来写。只写散文的散文家是孱弱的、贫血的、苍白的、无力的。前边所讲的几位作家，如鲁迅、周作人、钱钟书、张爱玲等都是散文大家，但他们绝不仅仅是散文家。

一个女作家十分佩服周晓枫的散文，认为其作品可以步入当今顶级范畴。一天，她很八卦地问我，周晓枫有篇散文写“我”很私人的感情生活，会是真的吗？如果是真的，那她岂不是暴露了自己的隐私？如果不是真的，那散文岂能虚构？可能周晓枫的散文颠覆了她以往的文学观念，她觉得不太像散文了，就产生了一丝困惑。像大多数人一样，脑子里有一个框框，见了作品就习惯性地先框一框，框不住，就迷惑，就质疑。周晓枫曾获得冯牧文学奖，授奖词说：“……周晓枫的写作承续了散文的人文传统，将沉静、深微的生命体验溶于广博的知识背景，在自然、文化和人生之间，发现复杂的、常常是富于智慧的意义联系。她对散文艺术的丰富可能性，怀有活跃的探索精神。她的作品文体精致、繁复，别出心裁，语言丰赡华美，充分展示书面语言的考究、绵密和纯粹。她的体验和思考表现了一个现代青年知识分子为探索和建构充盈、完整的世界所作的努力和面临的难度。她的视野也许可以更为广阔，更为关注当下的、具体的生存疑难，当然，她的艺术和语言将因此迎来更大的挑战。”这样的作品怎能框得住呢？真正优秀的散文往往是突破拘囿，打破陈规规律无形的框框的。

技巧与有难度的写作

我说给葛一敏的话，不是看了《散文选刊》的感受，而恰恰是逆向的体会，是这个刊物在打破“散文太像散文”这个问题上所做出的努力。我对她说：“我有机会要表扬表扬贵刊，不光是文章选得好，更主要的是编选者有理论上的自觉，对当代散文写作起到引领的作用，使散文的多样性、丰富性、探索性得到了多重展示，让大家看到了散文写作无穷的可能性。让大家明白，散文没有先验的路数，既可以这样写，也可以那样写。”比如，这家刊物选发的武靖雅作品《我的抑郁症：精神病院、电击及失忆》，可以看出作者是一名并非成熟，甚或还有些稚嫩，真实可爱的大学生。作者不是在写散文，而是以自己生命体验的实录，给读者以刻骨铭心的感受。再比如凸凹的作品《救赎》。凸凹是一位成熟的作家，他有着文学的自觉，知晓过于藻饰的文学化会伤害作品的纹路肌理，于是这篇作品便采取了“反文学”的写法，将自己的生命情态、心路历程、灵魂煎熬的外饰一一剥落，在文字中袒然呈现，让我们与他的情感一起起伏升沉，一起歌哭忧思。他“救赎”了自己，也让读者参与了“救赎”。这样的散文比小说更有力量。

彭程提倡散文“有难度的写作”，我认为这意见极好。如果散文范式化，就太轻易了，像工业化的流水线生产，出来的“产品”都一个模样，这正是文学创作的大忌。什克洛夫斯基在《作为技巧的艺术》一文中说：“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，使形式变得困难，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。”“陌生”和“难度”都是对散文的拯救，仿佛一泓顺畅的水流，放上一块石头，使其遇到阻遏，激溅出水花，这才是更美丽的风景。

作品赏析·诗歌

七律·阵雨

□辑名

墨云翻涌压城低，
电掣金蛇裂宇西。
万壑风驰惊燕雀，
千林雨泼没峰溪。
倾盆骤泻千山暗，
怒鼓狂擂百涧迷。
俄顷天开晴日现，
虹光半挂映青畦。

这首《七律·阵雨》以雄浑笔触绘暴雨骤至又倏然放晴之景。起笔“墨云翻涌”“电掣金蛇”先声夺人，中二联以“万壑风驰”“千林雨泼”“倾盆骤泻”“怒鼓狂擂”极写雨势滂沱，意象密集，气势磅礴。尾联笔锋一转，云开日出，虹光映畦，于激烈动荡后归于宁静明丽，张弛有度，深得七律之妙。全诗对仗工稳，炼字精准，展现自然之壮美与瞬息万变。

(点评 高英英)

刘现祥石壁刻字有感

□小曼

松柏苍苍隐刻痕，
匠心石罅渐知闻。
刀传古意追秦汉，
崖焕新篇映晓昏。
肩上行囊藏志远，
径幽步履暗轻尘。
云霞为友山为伴，
妙手轻挥浣客魂。

这首诗以苍松石壁为背景，勾勒出匠人刻字的高远意境。首联以“隐刻痕”“渐知闻”悄然引入主题；颌联“追秦汉”“映晓昏”既显古意又具时空纵深；颈联转写行者志趣，行囊轻尘暗喻超然心境；尾联以云霞山峦为伴，升华出涤荡尘魂的灵性境界。全诗语言凝练，意象清雅，在传统山水意境中寄寓了对艺术永恒与精神自由的向往。

(点评 李洁夫)

最后一片落叶

□张建刚

先于它落的，
都被环卫工人
扫进了垃圾桶，
装上车运走了

等到它落时，
一位小学生捡起了它
夹进画册。
我看到秋天上了画板

这首诗以“最后一片落叶”为意象，勾勒出生命轮回与记忆留存的主题。前两句写落叶被清扫的必然命运，暗含时光流逝的无奈；后两句笔锋一转，孩童将落叶夹入画册，使自然之美升华为艺术永恒。语言简洁而意境深远，在平凡场景中捕捉诗意的瞬间，传递出对生命与美的珍视。

(点评 杨千雪)